

曾文昭公集卷之四

附刻

除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制

勅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
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跡下
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爾大理寺
丞曾肇以文學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
尚其祇服以稱朕恩可特授集賢校理

南豐齋孫



元豐五年四月

日

集賢校理轉朝散郎制

勅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序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常爾爾集賢校理曾肇學術精博文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任掖垣確乎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特授朝散郎

元豐五年五月

日

轉除國史院編修判登聞鼓院吏部郎中制

勅爾國史院編脩判登聞鼓院曾肇尚書政本失其職分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諧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祗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

元豐五年八月

日

轉除集賢院脩撰爲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制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近乃得之爾集賢院脩撰曾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

爲賢而事同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
可特授中書舍人兼翰林院學士

元符三年九月

日

轉除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知制誥制

勅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爲職者也惟
翰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
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特遇之寵不與他
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才譎拔出一時豈稱公選
爾中書舍人曾肇純明脩潔秉誼不圓學有本源可
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
就茲位今宇內嘉靖朝廷燕閒朕方明紀綱考制度
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

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
官之效以副予籲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叙可特
授翰林學士兼侍讀知制誥

元符三年 月 日

行狀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鄆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
於經傳春秋之際爲莒所滅其世子巫仕魯乃去邑
爲曾氏巫生天
天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

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
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
宗爲名臣考諱易占太常博士兄弟並顯名於時薦
登臚仕公生而不羣以治平四年進士及第調台州

黃巖縣主簿郤安簡公亢守鄭州薦其賢請爲州學
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繭而至者踵門授經無
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
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
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
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
志改太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
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
曾魯公行狀稱善會脩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

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兼兼罷禮
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
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
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確故
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
亦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
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寶訓國
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
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

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戶部郎中復還
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
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傳
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
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
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名試卽真
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會除葉康直直
龍圖閣知秦州公卽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
材昨在陝西隨軍死亡爲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

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
彰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
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
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爲之言
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
范百祿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
爲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疏章明論曲直旣無明
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
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

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事雖不從士論避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

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卽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

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册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

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政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册於崇政殿邨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

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規畫太后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太皇妃親屬有韋城縣民候備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

上煩詔旨以啟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勅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訴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爲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

不敢顧避隱默爲目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議論早定繼聞名都水司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

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卽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先已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嚙命而出不知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爲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正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

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

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貨物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尺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于是知公非私于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宋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

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才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擢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上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旣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當必

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叅謀論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賢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近貴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常在屬例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

不可因人之功以明賞其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倖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院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卽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政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卽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

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隆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以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有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蠲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

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辯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但當著明聖恩叙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卽乞罷臣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魄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

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

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納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行臣愚竊所未論也今陛下初卽尊位方當勵精爲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咨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爲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

崇美德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日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遺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卽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

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
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
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皇后
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聞政事章帝亦能
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
冊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
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備稱美至今公所以處
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
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

犯顏嬰鱗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
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
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
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
祔廟當與神宗爲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
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紕時議
者又言上當爲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
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
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

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太傅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寒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戒所爲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良材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反復丁寧以此也本朝學士第草

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盈滿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卽位首名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脩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罷益確上封還乞外奏乃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強之故退而奉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守愍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勲方用事勢以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

四月朔日楊當餽公請對言今連年日饑皆在正月歲旦之夕小氣百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說至誠慷慨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時稚耆至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乃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官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趨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

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朝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兄弟戴白相笑人所歎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院脩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粹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成德君子也與

人交無遠近親疎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撫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已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讎校

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亡雖虜中山川道里遠
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
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件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期會
日執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夷狄
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賑乏爲
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
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敝惡闔門
手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類皆嘆息爲之泣
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鄉梅

潭之源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會
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
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
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
郡君尚書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
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
縣丞事次日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
宣義郎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拓城縣

稅務絨將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
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
次適宣義郎劉侂二尚幼孫男二十五人悰恪愷悅
懷悟悖悌恂懋怡恢恒惇德恂悒懷慎愴恹悒悒
協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
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
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
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
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歿逾二
十年今天子卽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
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諡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叅訂
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
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
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神道碑

楊時龜山

公諱肇字子開姓曾氏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五世祖諱洪立爲南豐令因家焉高祖諱延鐸散騎常侍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封沂國公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封密國公考諱易占太常博士封魯國公母京兆郡太君周氏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公生而穎敏不凡髫髻時能誦數千言從兄中書舍人子固學日夜不輟爲文溫潤有法治平四年進士及第調台州黃

岩縣主簿仰安簡公亢守鄭州薦其賢請爲州教授
四方之士聞風而至者踵門受經無虛席時上方嚮
儒王荆公安石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名對
延和殿除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刪
定九域志改太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
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
釐正親自祀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權判太僕
寺殿中省除集賢校理脩仁英兩朝正史轉國史院
編脩官判登聞鼓院除尚書吏部郎中官制行每便

殿引選人上常日送之出殿門而止與脩兩朝實訓
制勅有學術精博操履堅正之稱實兄子固草也元
豐五年九月母喪去位明年四月兄子固卒公與兄
魯公子宜憂制過哀服除公起爲尚書吏部郎中接
伴契丹賀正使元祐元年爲實錄院檢討官擢起居
舍人轉中書舍人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
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輕重
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
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卽日去之是何愛腹心

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以公給事
中公乞外以寶文閣待制知隸州明年徙鄧齊陳州
又明年徙知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哲宗旣親
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
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爲人主雖有
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
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
右以叅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
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貫近意故不得留除

知徐州數月徙知江寧府又知瀛州與兄魯公易鎮
除集賢院脩撰出知陳秦福州元符三年上皇卽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政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神
宗在中官常稱曾肇可用名還除中書舍人卽日請
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
詔求直言將命公草詔公且上疏曰陛下簡儉清靜
之化或衰於前公室服玩之侈聲色伎藝之好或萌
於心刑獄滋彰之弊復生忠邪未辨政令賞罰未當
左右前後阿諛壅蔽竊弄威福之人未去四方萬里

卿寬失職之民有不得伸上爲之改容公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執政由是惡之欲因事去公上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公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知制誥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者公極力論辨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

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
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
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
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戒所謂休息百
姓揔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未嘗不丁寧反復
以此也本朝學士第草兄制惟韓公與公無他比也
魯公既相公即避親引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
乙官脩撰哲宗實錄神宗實訓國朝會要出知陳州
徙太原府應天府揚州又徙知定州元祐士大夫再

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遂落學士
職謫知和州道除主管胥州靈仙觀改知岳州貶濮
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崇寧元年九月也五年春正
月星變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公得
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寓居潤州公歷事三朝踐更
十五州而守陳州者三所至皆有威惠有去後之思
立朝多建明朝廷倚以爲重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
氣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卽之溫然可親真成德
君子也其文之精也克承其家學有兩漢之風其不

以言語辭色假借人而慎重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公一人而已公以建中靖國元年封曲阜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大觀丁亥八月三日卒於鎮江生慶曆丁亥九月二日享年六十一娶錢塘強氏尚書祠部郎中強公至之女封充國夫人生慶曆戊子十月十五日卒宣和四年壬寅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五公有子八人緄縱絢統絨緯續纒緄中宏博科縱通直郎絢提舉湖北常平倉統纒登進士第絨通判常州緯承議郎續鄉進

士諸孫二十五人皆克世其學有曰悟者以進士爲亳州士曹值靖康之變罵虜以死特著忠節悟之弟恬嘗從予遊仕爲宋正丞公之子孫旣已葬公與夫人于南豐塘源耆餒信寺之左今朝廷用太常之請贈公少師謚文昭時以公之子侍御統來請志銘其墓乃觀其所作行狀而爲之述焉其不能盡述者則有國史在公所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內則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傳於世嗚呼公之書固可以見公爲人也銘曰

於維曾氏代有令聞作求世德惟公第昆公之文章温潤有法公在大廷端莊是列德言德行可式可師施於子孫忠孝咸宜石室金滕徽名是紀千秋萬古儀鑒於此

宋史傳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

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后以爲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卽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太皇受册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

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屑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命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早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蓄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

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竇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旣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去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趨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

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替御其張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謗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院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卽位復名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

傳帝命使肇作詔論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第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脩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

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楊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平居嘗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翌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

一旦勢移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
哭比人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
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
京足以兼二人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
布與肇俱不免肇天姿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
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
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史臣論

史臣論曰曾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
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
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曾
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西郊野叟評

西郊野叟曰公元祐中爲西掖元符中再入所著別名庚辰外制集公制語溫潤典雅其草兄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爲得命次相之體

宋潛溪學士語

學士宋潛溪氏曰曾氏出於邠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學者同慕不啻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司農從孫季狸又能大肆於文言質而義正乾淳開名公多敬畏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

像贊

秉仁厚之天資發剛大之正氣立朝而容貌端嚴不假借人以辭色言語所謂前輩風流真得大臣之體噫卽見公之儀形其斯以爲知言之君子而令人興起也耶

寶祐四年二月上戊後學小生陳宗禮得拜公之遺像於世孫曾君有富家并讀楊龜山先生所作神道碑而有感焉因撮其要言以爲公贊云

奏議遺集後序

嘉靖壬戌季秋刻曲阜先祖文昭公奏議成龍於是心竊自喜蓋此集在永樂間爲高祖恭惠處士府君所刻歷年滋久寸木無存幸有遺編猶可玩讀久欲復梓以貧無貲未能也卽今竊稍義庠乃獲輟俸鳩工并刻曾氏世德遺書而於此集則別帙焉仍舊本也於戲公之文章德業著於當時光於信史固不待此而後傳然尊祖敬宗之心能實不能自巳茲故敬述我高祖之事而竊喜焉以紀其成高祖諱住字汝

愚別號耕釣翁世守文獻善行具載郡邑志鄉人私
謚曰恭惠處士云 望後四日庚子裔孫翔龍謹書
於常州之青雲公署 萬曆四十年男適重刊

奏議遺集後序

公所著書十數種種數十卷而奏議三十卷其一也
公治平中舉進士歷官中外有聲會脩仁英兩宗正
史進史館已擢起居舍人慨然以讜論自任繇太后
柄臣與夫郊禋大典國故民艱率引經執義軌諸道
而止故當時直聲振朝野屹爲三朝型範而奏議亦
以大行於世由宋而來宇宙凡幾大變書半燬兵燹
思孔大懼久且益湮乃從先代所貯叢書中得公遺
奏議若干篇釐爲上下集諸詔誥制表文若詩附焉

繕寫竟付之梓以示將來嗚呼公獨以文垂世哉踐
更數州則闔澤覃布史稱公儒者有能吏才冠宋中
葉而龜山楊氏推公前輩風流慎重得大臣體豈所
謂在國美俗在朝危行者耶獨慨公著述甚繁弗獲
盡流於後使覽遺編者睠焉不勝散佚之感是爲恨
耳公之兄舍人公元豐稿世多傳之乃隆平一書先
人
皆出而刻焉公爲孔十九世祖顧無能博
採全書解而明之豈書之傳亦有數耶刻成聊紀其
槩用寄祖德之思云